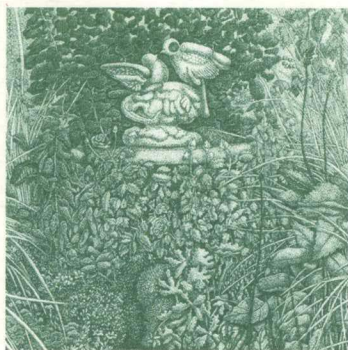




人世行客的身影落在我的作品里
Tagore

泰戈尔经典散文集

[印度]泰戈尔 著 白开元 译

Tagore

泰戈尔经典散文集

[印度]泰戈尔 著 白开元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经典散文集/(印)泰戈尔(Tagore, R.)著;
白开元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104-1480-0

I. ①泰… II. ①泰… ②白… III. ①散文-作品集-
印度-现代 IV. ①I35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1974 号

泰戈尔经典散文集

作 者: 泰戈尔 著 白开元 译
责任编辑: 熊文霞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90×1240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8
版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480-0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代 序

根据我的看法,中国加入世界文学行列,自五四运动前夕鲁迅的《狂人日记》始。从那以后,八十年来,中国大力介绍世界文学,其国别之多,作家之众,简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举世罕见。

在所有被介绍的外国大作家中,泰戈尔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他的作品直接影响了五四运动后期中国新文学的创作。并且他亲自来过中国,访问过很多城市,发表过很多讲话。回国以后,他毕生对中国人民怀有满腔的热情。年轻时候,他曾痛斥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到了老年,又关心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临终病榻上还念念不忘中国的抗战。他一生始终不渝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曾预言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复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位伟大的哲人。

但是,中国对泰戈尔的介绍,还不能说是没有遗憾。

最大的遗憾,我认为,就是我们还没有出版翻译他的全集,像莎士比亚、高尔基等等一样;其中也包含着对他的散文介绍不够。泰戈尔的诗歌、短篇小说、戏剧、长篇小说等已经介绍得比较充分了,而具有典型意义的散文则尚少介绍,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能不说这是一件憾事吗?

白开元同志是一个有心人。他看准了这个遗憾,决心用行动来弥补,选译了这一册《泰戈尔经典散文》。鼎尝一脔,豹窥一斑,从这三十篇^①散文中,泰戈尔的散文风格一览无余。我们对这位伟大诗人的了解,也更全面了。

我过去曾在一些文章中讲到泰戈尔。我认为,他既是伟大的诗人,又是伟大的哲学家。他把诗歌创作和哲学思想水乳交融地揉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连他的短篇小说也都充满了诗情,洋溢着哲理。至于他的散文,也表现了同样的情况。除了少数类似政论的文章以外,同样是诗情与哲理流露于字里行间,有几篇本身就是优美的抒情诗。

我在这里想特别提出一点来谈一谈。泰戈尔虽然生长在一个非常富于哲理与幻想的民族中,他的文学创作也继承了这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遗产;然而在八十年的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他始终不是一个把自己关在象牙之塔、不食人间烟火的印度古代的仙人。他关心自己民族的兴亡,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抗议英国的鸦片贸易,抗议法西斯的横暴,抗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华,关心周围的社会,同情弱小者、儿童和妇女,歌唱世界大同。所有这一切都表露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他既是低眉慈目的菩萨,又是威猛怒目的金刚。他这些优点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总之,我认为,泰戈尔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这是一本非

^① 本篇系已故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为笔者编译的国内第一本《泰戈尔散文选》所作的序,当时此书仅有三十篇作品。

常值得读的散文选。我相信,中国读者会与我有同感的。我就是怀着这样一个信念,写了这一篇短序。

季羨林

一九九〇年九月四日

目 录

P001 代序/季羨林

P001 童年

P004 游览喜马拉雅山

P010 前往英国留学

P021 英国见闻

P028 孟加拉风光

P041 “萨罗希尼号”船遇险

P052 探望狱中的甘地

P057 净修林

P062 新年

P066 永新

P069 人生旅途

P072 岁末

P075 昼夜

P078 季节

P082 春季和雨季

P084 春天的遐想

P088 朝夕

P089 十七年

P090 一天

P091 首次伤悼

P093 一瞥

P094 少女

P097	阴天
P098	小巷
P100	旧宅
P102	通往天堂的路
P103	多刺的树
P104	神思
P108	迎宾曲
P113	生命——心灵
P120	雪
P122	秋
P126	陋习的折磨
P131	不合格的虔诚
P138	梵我合一
P141	我就是万物
P143	欢乐的形象
P146	内心与外界
P152	有限与无限
P156	终结
P159	忠诚
P161	图书馆
P163	孔雀啼鸣
P168	森林女神
P170	往事悠悠
P177	圣雄甘地的神圣事业
P182	出访
P186	爪哇通信

P191	伊朗纪行
P198	西行日记
P207	访日散记
P214	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
P219	在北京地坛对学者的演讲
P222	在杭州对学生的讲话
P225	致日本诗人野口的信
P233	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公开信
P235	中国和印度
P242	译后记

童 年

我的出生地加尔各答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嘎哒嘎哒奔跑的出租马车,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掀起滚滚尘烟,车夫的鞭子不停地抽打骨瘦如柴的马背。那时候没有电车、汽车、摩托车,工作也不像现在这样忙得让人透不过气,人们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政府机关的职员在出门之前,从容地吸上几口水烟,而后嚼着枸酱包去上班。他们有的坐轿子,也有三五个人合租一辆马车,均摊车费。有钱人的马车上印着本家族特有的姓氏图案,马车后部架着皮篷,像半掩的面纱。车夫坐在前座上,包头布按当时流行的样子缠裹着,两个结着牦牛尾做的腰带的马夫,跟在马车后,吆喝着驱赶路上的行人。

妇女出门必须坐在密不透风的轿子里,她们不敢奢望坐马车,甚至打伞遮阳避雨也被认为是不守妇道。任何一个胆敢穿紧身衣和鞋子的妇女,都被嘲讽为模仿洋女人,是丢弃所有礼仪、不知廉耻的人。如果一个女人意外地遇到家庭成员以外的男人,她必须立刻用面纱遮住面孔,同时转过身背对着陌生人。妇女出门乘坐的轿子,就像她们的住所一样是封闭的。富家小姐和媳妇的轿子罩着厚厚的布盖,望去像一座活动的坟墓。手持铜棒的家丁走在“坟墓”旁边,他们的职责是看门护院、守护送往银行的钱财或走亲戚的妇女,保护节日期间下恒河沐浴的妇女,确保她们轿子的安全。上门兜售商品的小贩,需贿赂我家的看门人希鸟南丹,以获准进入;受雇的车夫也得给希鸟南丹一些好处,有时因有

人不愿遵从此惯例而发生争吵。

那时候，仆人的头领索沃罗摩是我们家的教头，他大部分时间练习拳术，挥舞棍棒。有时坐在一边碾磨大麻，有时静静地吃生萝卜和嫩菜叶。我们这些男孩子便趁机爬上他的肩头，在他耳边大喊“罗陀——黑天^①——”，他越是奋力挥舞拳头反抗，我们越是开心，他反抗是不是为了不断地听到他尊敬的神祇的圣名而使用的小伎俩呢？天知道！

那时城里没有煤气灯，也没有电灯。开始使用煤油灯时，它的灯光曾使我们惊叹不已。每当夜幕降临，仆人们在每个房间点燃蓖麻油灯，我们的书房里只有两根灯芯的油灯。

伴着昏黄的灯光，老师开始教我们贝利塞尔卡尔编写的初级课本。慢慢地，我开始打哈欠，最后实在太困了，不得不使劲揉发沉的眼皮。这时候，老师对另一个学生萨亨的夸奖往往就在我耳边响起，他可真是天生学习的材料，为了保持头脑清醒，他竟把鼻烟抹在眼睛上。对我最好别说这些废话！就连我可能成为家里最笨的人的可怕想法，也不能使我清醒。九点一到，我终于解脱了。我双眼昏花，困意已经麻木了我的脑子。

我家内宅、外宅之间是一条有百叶窗的狭窄的走廊，廊顶上挂着一盏灯光昏暗的灯笼。我一走进这条走廊，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人跟在我身后，吓得我直哆嗦。那个时代，魔鬼和精灵隐匿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到处流传着鬼神的故事。说不定哪天，某个女仆突然不省人事，因为她听到了女妖怪桑格朱妮的呜咽声。所有魔鬼中，桑格朱妮脾气最坏，据说，她贪吃鱼肉。另一个故事与

① 印度神话中的一对恋人。

生长在自家西墙外那株枝繁叶茂的杏树有关。据说，有个神秘的幽灵，一脚踩着树枝，一脚踩着我家三层的房檐。为数众多的人声称亲眼见过这个幽灵，使得不少人都相信这个幽灵的存在。我哥哥有个朋友对此嗤之以鼻，于是有些仆人认为他不虔诚，很有些看不惯，还说总有一天他会被扭断脖子，让他知道鬼的厉害。周围这种充斥着鬼神恐惧的气氛，吓得我一把脚放在桌子下面的黑暗中便起鸡皮疙瘩。

那时候还没有铺设自来水管。在春季玛克月^①和法尔衮月^②，恒河水清澈见底，我家的挑夫此时将一个个装满河水的陶罐用扁担挑回来，储藏在家里一层昏暗的房间的大缸里，这便是我们一年的饮用水。这些摆着一排排大水缸、散发着霉味的房间，是神秘“怪物”的老巢。我们中谁不知道那些“怪物”呢？他们张着血盆大口，眼睛长在胸脯上，扇动着的耳朵像筛小麦的风扇，一双脚向后倒长着。每当我走进内花园，眼前就会浮现出的“怪物”影子，吓得我心跳不止，双膝颤抖。

涨潮的时候，恒河水流入路边石砌的水渠。从我祖父那时起，我家就被允许将河水引入自家的水塘。水闸一开，河水奔涌而入，像瀑布一样翻腾轰鸣。我曾经倚着楼梯走廊栏杆，着迷地看着流水。可是我家水塘的寿命不长，终于有一天，一车车垃圾卸入水塘，直到水面不能再映出花园的倒影，最后一丝乡村生活的美好幻影，终于离它而去。虽然三层楼高的杏树仍然伫立在院西的楼边，虽然足印还在，但那个曾经站在上面的鬼影却永远消失了。

① 印历 10 月，公历 1 月至 2 月。

② 印历 11 月，公历 2 月至 3 月。

游览喜马拉雅山

削发、左肩挂圣线的宗教仪式即将举行，我急得整天抓耳挠腮，愁眉苦脸。挂着那玩艺儿怎么去上学？洋人的孩子对印度的牛抱有浓厚的兴趣，但绝不会看得起我这个年幼的婆罗门^①！即便不朝我的光头投掷什么破烂取乐，奚落嘲笑是免不了的哩。

正当我心事重重的时候，我被叫上三楼。父亲问我，我想不想跟他去喜马拉雅山。我像石破天惊般大叫一声“想”，这是道出我真实心情的回答。我就读的孟加拉学院附小，岂可与神奇的喜马拉雅山同日而语！

前往喜马拉雅山之前，我们先得在波罗普尔住几天。

不久前，二哥萨登特罗那德曾和父母游览波罗普尔。他讲的那些旅行故事，十九世纪高楣名门的见过世面的少爷决不会相信。但我那时尚未学会准确判断哪儿是可能与不可能的界线，卡里达斯^②、伽斯罗摩达希^③对我不肯鼎力相助，彩色连环画和小人书也不提醒我注意分辨真假。我是上了当，摔了跤，才晓得人间凡事都有铁的规律。

二哥煞有介事地对我介绍，没有特别的能耐，上火车非常危险，脚一滑就完了。火车启动时，必须使出吃奶的力气坐稳，不然让人一推，便没有影儿了。我走进车站，心里真有点儿忐忑不安。

① 泰戈尔家族的种性是婆罗门。

② 卡里达斯(1385—?)曾用孟加拉语改写梵文史诗《罗摩衍那》。

③ 伽斯罗摩达希于十八世纪用孟加拉语翻译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

等我毫不费劲地上了火车，还猜想真正的“上火车”在后面哩。

火车轻快地启动了，我仍未发现任何危险的征兆，感到十分扫兴。

火车向前飞奔；列车两侧，一排排绿树镶嵌的广阔原野，葱郁树木掩映的一座座村落，画一般迅速往后滑动，仿佛蜃景里的湍流。日暮时分，我们准点抵达波罗普尔。上了轿，我立即闭上眼睛，我宁愿波罗普尔的一切奇迹明天闪现在我清醒的眼前，要是提前在苍茫暮色中窥见奇迹的影子，明天的乐趣将是不完整的。

翌日清晨，我怀着怦怦跳动的心走到外面。先于我游览此地的二哥告诉我，波罗普尔与世界其他地方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当地的卧房与院里厨房之间的甬道上，尽管没有布篷什么的，走在甬道上，却完全感受不到阳光的照耀和清风的吹拂。我到处寻找这种甬道，读者听了大概不会觉得奇怪，我至今尚未找到。

我是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从未见过稻田。书中读到放牛娃的故事，就在想象的画布上，一丝不苟地勾画放牛娃的容貌。我从二哥口中得知，波罗普尔遍野是金黄的稻谷。和牧童做游戏，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主要的游戏，是从稻田运来雪白的大米，煮成香喷喷的米饭，和牧童一起享用。

我急切地举目四望，唉，沙漠边缘地区哪有什么稻田！牧童可能在荒原的什么地方放牧，但一时无法和他们结识。

未遇见牧童的懊丧，转眼间云消雾散了。我观赏的景物，对我来说，已经够多了。这几仆人不来管束我。职司方向的女神，用地平线在遥远的地方画了个大圆圈，我在圆圈里行动自由，不受干扰。

我当时还小，可父亲并不阻拦我外出游玩。旷野表层的土壤

让雨水冲走,裸露出绛红的鹅卵石,形状奇异的小石堆、洞穴、一条条细流,颇似小人国的地貌,当地人称起伏的沙丘为“库亚伊”。我用衣摆兜着捡到的五颜六色的石子,欢天喜地地回到父亲身边。他没有现出不悦的神色,也不说我耐心地捡石子是可笑的举动。相反,他惊喜地赞叹:“啊,这些石子真好看,哪儿捡到的?”我洋洋得意:“还有好多好多,成千上万颗呢,我每天去捡。”“很好,很好,用石子装饰那座土山吧。”他为我出主意。

当地人挖池塘,因下面土质坚硬而作罢。挖出的泥土堆在南边,形成土山似的高台。父亲拂晓上高台坐在蒲团上祈祷。旭日在他前面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他鼓动我用石子装饰的就是这个高台。离开波罗普尔回家的时候,我未能带回我捡的一堆堆石子,心里很难过。我还不懂得运石子不容易,运费惊人。其实,并不非要与攒积的东西保持关系不可。然而,我心理上至今不愿接受那种事实。那天,天帝倘若大发慈悲,满足我的心愿,说:“你可以一辈子捧着那些石子。”此刻谈及此事,我恐怕笑不出声来了。

沙丘地里有一个蓄满雨水的深潭,碧澄的水漫过潭口,汨汨流向沙地,几条小鱼神气活现地逆水游泳。我异常兴奋地向父亲报告:“我发现了一股十分美丽的泉水,弄几罐来,可以喝,也可以冲澡。”

“太妙了!”父亲快活地附和,旋即派人去汲水,以此作为对发现者的奖赏。

我常去勘探那片沙丘地,寻觅前人未发现的“矿藏”,我是面积不大、鲜为人知的小王国的李文斯顿^①。这是用倒置的望

① 李文斯顿(1813—1871)是苏格兰的传教士和探险家。

远镜观察到的国度：沙丘低矮，涧水细瘦，孤零零几株矮小的野黑浆果树和野枣树，几条游鱼约一寸长。不消说，发现者也很小。

大概是为了培养我的责任心和谨慎办事的习惯，父亲给我几块钱，要我学算账。并把他那只昂贵的金表让我上弦，全然不管可能蒙受损失。

早晨，他带我出去散步，遇见化缘的僧人，吩咐我布施。最后结算，账目怎么也对不上，剩余的钱比账面上的数字多出许多。父亲跟我开玩笑：“看来我应该聘你当我的账房先生，钱在你手里会膨胀哩。”

我及时而认真地为他的表上弦，由于认真得过了头，不久之后金表不得不寄回加尔各答修理。

父亲有一本梵语的《摩诃婆罗多》，他喜欢的章节全划上记号。他叫我抄录那些章节及孟加拉语译文。我在家里是个无足轻重的男孩，此时受此重任，自然感到不胜荣幸。

送别了一本破旧的蓝色练习本，我搞到一本精美的日记本。从此，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利用日记本及其考究的封面维护诗歌创作的光荣上面。写诗的同时，努力在想象的面前，树立自己诗人的形象。在波罗普尔逗留期间，我爱坐在花园旁边一株幼小的椰子树下，伸直腿，在纸上写满诗句。然而，充沛的激情未能使那些诗作免遭失传的下场，它们最合适的载体——封面考究的日记本，步它兄长（蓝色练习本）的后尘，也杳无踪影了。

离开了波罗普尔，我们先后在萨哈卜甘杰、达那普尔、阿拉哈巴德、坎普尔等地小住，尔后到达旁遮普省首府阿姆利则。

在我的心目中，阿姆利则的金庙和天官一样。好几天早晨，我跟随父亲前去瞻仰湖中央锡克教的庙宇。那里经常举行宗教

活动。我父亲坐在锡克教徒中间,突然声调悠扬地与他们一道赞颂神明。他们听见一个异乡人竟能唱他们的颂神曲,惊异之余,极为热情地对他表示欢迎。他归来时总带着他们馈赠的冰糖和甜食。

我们在阿姆利则住了将近一个月,四月下旬,向达拉霍希进发。喜马拉雅山的召唤,已使我心神不定,在阿姆利则再也待不下去了。

我们乘坐滑竿上山,一路望见山谷里一片片早熟的春季作物,像蔓延的绚丽的火焰。我们早晨吃了牛奶、面饼起程,傍晚在一座客店里投宿。我怕漏看了什么,一整天眼睛睁得大大的。山路转弯处、沟壑里,挺拔的树木枝茂叶繁,浓荫匝地。山岗像千年修行的隐士,几泓涧水似他的女儿在他怀里撒娇,随后淙淙奔出冷寂的暗洞,穿过树荫,滑下苍苔斑斑的褐黑的岩石。脚夫在阴凉处放下滑竿,稍事休息。我在心里贪婪地说:“为什么离开景色幽美的山区呢?在这儿定居多么快活啊。”

到了帕格罗塔亚,我们住在最高的山峰上。虽说已是五月,天气仍然寒冷,阳光照不到的阴坡,冰雪尚未融化。住所下面的山坳里生长着一大片雪松。我常常拄着铁尖顶手杖,在树林里玩耍。巍然矗立的雪松像巨大的魔鬼,拖着长长的身影。他们都几百岁了,那天一个渺小的男孩坦然地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他们对他没说一句话!进入树荫产生的特殊感觉,很像触到阴冷滑腻的蛇皮。树底下枯叶上糅杂的光影,有如远古巨蟒的奇特花纹。

靠外一间屋是我的卧室。夜里躺在床上,透过玻璃窗遥望,朦胧的星光下,山顶的积雪闪着暗淡的光泽。记不清多少天夜里,我睡眠惺忪地看见父亲身穿赭色道袍,端着蜡烛台,轻手轻脚